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
2019年6月26日 星期三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王建英 电话 56568162 E—mail:zzrbzf@163.com

文化漫笔

蒲松龄的励志篇

♣卞 卡

在我国文学史上，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可谓一枝奇葩，其作者蒲松龄亦堪称一个传奇人物。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

他自小聪慧，少年志得意满，19岁参加科考，获县、府、道第一。故此，他意气风发，专心攻读，希望能博取功名，一酬壮怀。然而，命运总是同他开玩笑，尽管满腹经纶，在以后的科考里却屡试不第，直到71岁时才援为贡生。他以教书为生，收入微薄，生活相当拮据。他曾慨叹自己：“年年文战垂翅归，岁岁科场遭铩羽。”但是，蒲松龄意志并没消沉，在严酷境遇下，为激励自己，他写下了这样的联语——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蒲松龄把笔触转向了文学创作，以传说中的鬼、狐、妖、仙为素材，展开丰富想象，写下一系列精短而意蕴隽永的小说，并结集为《聊斋志异》，成为我国第一部志怪小说集，其艺术成就，达到古代文言小说创作的高峰。似可作这样的揣测，如果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很可能就不会有心思和时间去写小说了，我国经典文库中自然也就没有了《聊斋志异》。正是在这抑郁侘傺的过程中，他坚定不移地将写作进行下去，并把撰写的那副联语，刻写在压纸用的铜尺上，以示时时警醒自己。

联语上联嵌入“破釜沉舟”，下联嵌入“卧薪尝胆”。这是两个满含深意的典故。《史记.项羽本纪》载，为了同秦兵决一死战，“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就是说，在行动前，把饭锅打破，把渡船凿沉，把原住的房舍烧掉，仅带了三日的粮饷，这等于没留一点后路，宁可战死，誓不活着归来。蒲松龄援引司马迁撰写《项羽本纪》的意旨，于是就有了“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的句子。“卧薪尝胆”一词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文曰：“吴既赦越，越王勾践返国，乃苦于焦思，置胆于座，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越王也够绝的了，算得上一条硬汉子。吴王夫差赦了他，他返回越国，对他而言，没被杀掉，应属大幸。而他却不这么想，苦于焦思的是如何报仇雪耻。怎么办呢？他竟想到了“胆”。胆是人体或动物身上的器官，分泌胆汁，胆汁很苦，由胆汁浸泡的胆想必更苦。然而，勾践却置胆于自己座旁，而且他坐的不是木椅竹凳，不是棉垫，更不是绒毯，而是柴火堆。就是在这样的坐处，不管坐或者躺，都要仰脸看看那胆，而且吃饭时，还要用舌头舔一舔那胆。无疑，胆苦，心里更苦。但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这样做的结果是，砥砺见奇效，军心凝结归一，越王勾践最终以三千兵甲吞并了吴国。蒲松龄以“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句子，把勾践的心态和作为概括得非常到位。

这副联语对仗工整，命意含蓄，新意突出，富有哲理，而且上下联呼应自然，一气贯达，读之如行云流水。

励志，历来是有志者成功的筹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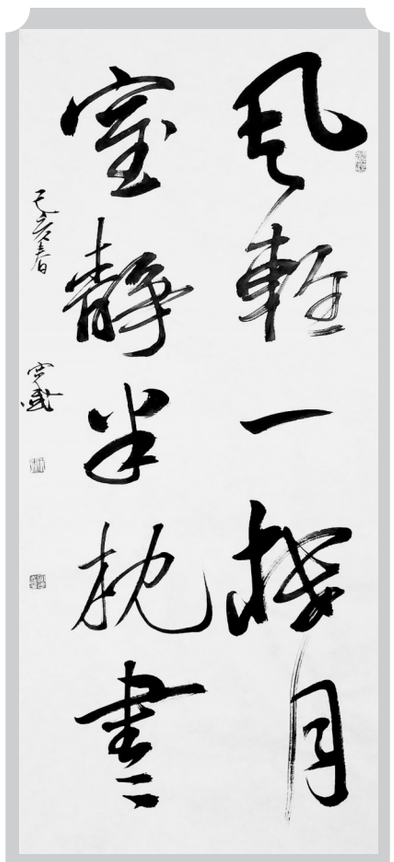
我很赞赏清人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太史公司马迁遭受宫刑，这是奇耻大辱，而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却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说明这些流传千古的经典著述，都是圣人们在逆境中励志发愤而为后人留下的瑰宝。

王国维和司马迁留下的文字，则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励志”的不可或缺。

人的一生不容易，有顺境也有逆境。顺境中如何把持自己不越矩，以平常心态处事做人，需要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逆境中不坠鸿鹄之志，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砥砺前行，从而达到理想的彼岸，实现人生价值，这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体现的是一种高贵的品格，深厚的学养。

蒲松龄的成功，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似乎也能从中获得某种动力。



风轻一楼月
室静半枕书（书法） 张宽武

人生讲义

劳动亦快乐

♣马清贤

民以食为天。食从哪里来？仓廪里的粮食，是农民伯伯经过风吹日晒、出力流汗劳动得来的，超市里的食品，是工人叔叔辛辛苦苦、精心创造加工出来的。

《朱子治家格言》开篇一句就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富豪大户人家，为了有一个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都要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何况一般家庭，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的人生最大愿望，估计就是温饱富有了。要想吃饱穿暖有钱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就得辛勤劳作，多创收，多获益。不劳动，不工作，就没有饭吃，没有钱花，天上不会掉馅饼。

勤能补拙，天道酬勤！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刚刚实行生产责任制那会儿，父亲患病去世。18岁的我虽然残疾，却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天天跟着母亲下地劳动。母亲恐怕我懈怠偷懒，不热爱劳动，就不断用乡间谚语来教诲我、鞭策我、激励我。如：“早起三光，晚起三慌”“人勤地不懒，地勤夺高产”“人误地一会儿，地误人一季儿”“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锄禾三遍，仓满囤尖”……

要说热爱劳动，那时候我并没有这个意识，只是感觉劳动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弟弟妹妹年纪小，母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整天忙得陀螺似的，没有一刻休息时间，我能啥事儿不干，白吃白喝？所幸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母亲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尽管心里不大乐意，最终还是去做了，达到了母亲的心愿，母亲高兴，我亦快乐。

记得那时候，每天早上都是母亲把我吆喝起来，我洗一把脸，拿一块馍，拎着篮子赶着牛就上山了。放牛的时候还要兼带拾柴火，篮子装不满，回来不好看。一般上午放牛三个多小时，九点左右，母亲喊一声：“饭时了！”我就赶牛下山回家来，饭后十点多，扛着锄头跟着母亲，去地里锄玉米，干农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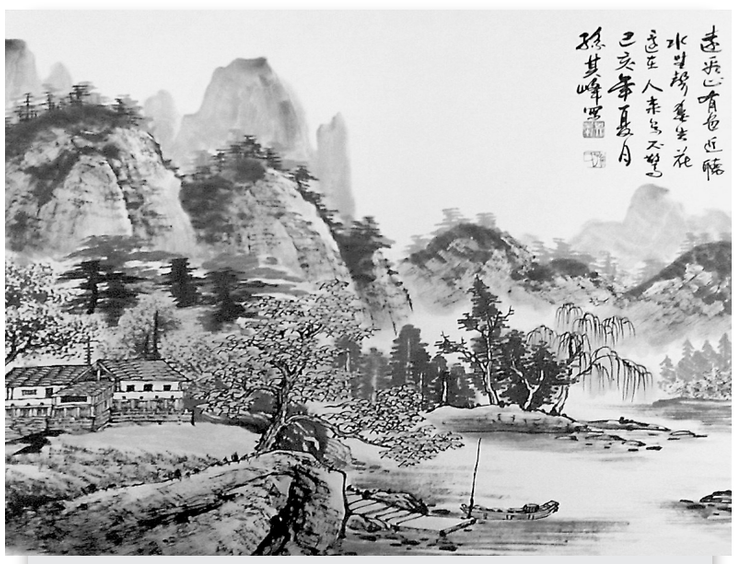
当然，家里挑水、猪圈牛圈里起粪，往地里送粪，这些下力活大部分都是要我干的，基本上都是中午干，下午还要去放牛。虽然中午天热，累得汗流浃背，干习惯了，也就不觉得热了。只是开始那段时间，挑担多了感觉肩头疼，疼痛的肩上不敢放扁担，肩头压的肿了消，消了肿，好在每天就干一晌活儿。

经过长时间磨炼，再挑担子，肩头也不疼了，气力也变大了。20岁那年，有一次村里卖矿石，让村民去往公路上挑，我一担挑了160多斤，过完磅，我也不禁大吃一惊。当时我的体重不足60公斤啊。

直到现在，农忙季节，我基本上年年都回去帮忙。虽然我不会割麦，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早上起来，别人都趁凉快去地了，我在家里扫扫院子，喂喂鸡子，再点火熬锅稀饭。家里人干活回来，就有现成的饭吃了。

能给别人减轻一点儿负担，我心里就有一种成就感。

不管在哪里，勤劳的人都会得到周围的人赏识的，干不了重活干轻活，做不了复杂的做简单的。劳动时虽然苦点儿累点儿，得到别人肯定赞许时，拿到收获报酬时，你一定是快乐的。



山水清韵（国画） 孙其峰

新书架

《旧金山画记》：用水墨勾勒西方山水

♣孙 倩

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世界与林语堂齐名的华人英文作家、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的蒋彝，在美国出版了他的《旧金山画记》，这本书占据了畅销书榜长达两个月之久，出现在同一榜单上的，是萨特和卓别林的作品。这本传奇之书的简体中文版，近日由文景首次翻译出版。这也是继《波士顿画记》《日本画记》《巴黎画记》后，蒋彝“哑行者画记”系列的最后一册。与之前的“哑行者画记”系列一样，蒋彝同样用中式的诗文书画来书写这座活力之城。

一如之前的《波士顿画记》《日本画记》《巴黎画记》，蒋彝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自幼积淀的深厚学养与文学情趣，更处处可见中国文化的身影——他将金门大桥的红色认作了中国红；在渔人码头观海时想起《笑林广记》中一个古老的笑话；在电报山寂静的月光下，脑海中浮现的是李白的经典诗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用《易经》中“生生之谓易”来理解旧金山拓荒精神中的“变化就是机遇”。虽然旅居海外多年，蒋彝始终以“中国之眼”观察世界，用水墨勾勒描绘西方山水，创造出一种诗文书画合一的独特风格。

诗路放歌

中岳七景

♣孙德振

嵩门诗月

百尺嵩门立鹤迎，夜开远见九重城。
风移影下松萝色，烟隔溪头瀑水声。
玉宇同辉蟾有露，寒光弥馥桂多情。
峰攒仙境微云上，七十山峦月正明。

颍水春耕

领落惠风颍水滨，归耕云垄早迎新。
千乡广陌扶犁雨，十里长堤击壤尘。
妻伴贤夫躬耒耜，童牵老母赶阳春。
诗歌声里丰年乐，我是嵩山一庶民。

箕阴避暑

幽林溪水景何深，蔽日苍崖石洞阴。
春醉香霏萦笑语，秋吟爽气引登临。
挂瓢洗耳许由去，避世牵牛巢父吟。
慢说醉乡堪避暑，无多思绪任浮沉。

玉溪垂钓

玉溪缕缕碧崔嵬，几处春泉一镜开。
山色御风波淡荡，湖光衔日影徘徊。
挑夫闲客迷樵径，巢父许由坐钓台。
幽林但闻啼鸟乐，歌吟宣劝莫惊猜。

卢涯瀑布

卢涯万仞挂飞泉，白练携风倒引天。
点碎千层岩上石，流经百里岭南川。
孤村依约雷霆震，幽谷空蒙雾雨旋。
山冷寒消唯旅馆，窗前夜月水涓涓。

龙潭贯珠

野烟秋水接龙潭，九串仙珠影似蓝。
到处芳荣吞雨雾，望中秾秀压山岚。
瀑穿岩谷清流远，云抱杉松雅趣酣。
难把新诗描胜景，王维有句我何堪。

嵩阳洞天

藏入高崖一洞天，小桥突兀岩壁悬。
竹摇水唱山风润，雁度云低石色鲜。
陈抱舍身飞渡下，伯夷仁德正修仙。
不知此景君知否，吟诵当须十万笺。

微型小说

锁 王

♣侯发山

亮子是当地锁厂的一名钳工。他二十浪荡岁进厂，如今四十好几了，跟他一块进厂的大都换了工种，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拍屁股走人的也有，只有他，还没离庙。常言说，“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干电工，不要脸的干焊工。最后说句大实话，带工字的全都傻。”他媳妇说，这话用在亮子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这家伙平时话不多，有股子牛劲，或者说有股子犟劲，整天拿着锉刀坐在那里锉啊锉。具体地说，亮子是在锉钥匙——那些经过机器出来的钥匙，带有毛刺的，或是开不开锁的，都要经锉打磨一下。亲戚朋友，甚至家人都劝他，换个活计。他不换，也不多解释，似乎认准了钳工这个行当。他随身背个挎包，里面装着锉、锁，还有钥匙坯，就是那种没有开齿的钥匙模具，没事的时候，他便掏出那些玩意捣鼓。有人说，他脑子里筋不够，水多。

这天中午，亮子媳妇外出买菜，回来时才想起把钥匙忘到屋里了，她就坐在门口傻等。楼上邻居张大妈见了，说你给亮子打个电话不就得了。亮子媳妇撇了撇嘴，说不到下班时间，电话他都不接。张大妈让亮子媳妇到她家去。亮子媳妇不去，说亮子快下班了。张大妈就陪着亮子媳妇说话。还没说上几句话，亮子就骑摩托回来了。得知媳妇把钥匙忘家里了，他闷头闷脑地说一句，我的钥匙也丢家了。张大妈倒急了，这可咋办？打110吧。亮子说不用。随后，他从挎包里取出锉子和一个钥匙坯，没锉多少下，直接插到锁孔里一转，啪嗒一声，门开了。这一次，不但张大妈开了眼界，连亮子媳妇也惊讶得不得了。

隔天，趁着亮子在家，张大妈串门，让亮子给她家配一把钥匙。亮子把手一伸。张大妈愣了下，掏出一张五元钱递过去。亮子不接，说钥匙，没有原钥匙配不成。张大妈说，前天你不是拿出钥匙坯就配了？亮子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我家的钥匙啥样我记得，没见过你家的钥匙，咋配？张大妈明白过来，回家取了一把。亮子接过来看了一眼，然后把钥匙还给张大妈，从挎包里拿出一个钥匙坯，掏出锉，左锉，右锉，上锉，下锉，三下五除二，好了。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张大妈接过配置的钥匙，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半信半疑地说，亮子，这就中了？亮子说，不中，您把我手砍了！张大妈讪笑着告辞了。张大妈走到楼上，掏出钥匙一试，还真就把门打开了。

亮子的名声就慢慢传开了，传到后来，就成了“锁王”。

这天晚上亮子下夜班，他走到半路，被一胖一瘦两个蒙面人劫持了。亮子被蒙上眼，给拉到一间很豪华的房子里。角落里有个保险柜，他们让亮子给打开，他们知道亮子的本事。

亮子说，我不会。

胖子说，事成后，给你10万。

亮子摇摇头。

20万。胖子伸出一只手在亮子眼前摇晃。

给多少钱也不干！亮子脖子一梗，倔强地说。

亮子话音刚落，脸上被重重地挨了一拳。胖子说，到底开还是不开？

亮子擦了一把鼻子里渗出的血，说不开。

胖子又抡起拳头在亮子的头上、胸上舞乍了几下。

亮子的鼻子、嘴都出血了。

胖子抡拳要打，瘦子拦住，顺手从腰里掏出一把刀，恶狠狠地对亮子说再不老实，就杀了你！

亮子没再吭声，脸上浮出一丝轻蔑的笑意。亮子知道，在这里他们不敢杀他，即便杀了他也于事无补。

胖子和瘦子没辙，只好把亮子放了。他们临放亮子的时候，把亮子的两只眼睛毁了。后来两人被缉拿归案后，胖子说，担心亮子日后认出他们。瘦子说，担心亮子吃独食，自己来把保险柜打开。

亮子双眼失明后，就办了病退。但是，生活还得继续。亮子就弄了张桌子，在街角那儿摆了个配钥匙的摊子。配钥匙的时候，亮子用手细细触摸一下原钥匙，之后拿出钥匙坯，用锉子锉不到二十下，有人计算过，还不超过三十秒，钥匙就配好了。经他手配的钥匙，没有再返工的，都是一次搞定。

单位领导就后悔给亮子办了病退，打算高薪返聘他回去。亮子说我习惯了，不想再折腾。有需要我的时候，我去就是。

连载

堂屋正当门，摆着一口黑色的棺材，前边用三块砖围起一个焚纸池，里边还有没焚完的纸在散发着烟雾，棺材头上白色的福字和摇曳的供灯被笼罩在阴森之中。爷爷已经入殓，他此时静静地躺在棺材里。虽然是喜丧（80岁以上老人去世在农村称为喜丧），但宋书恩的心情还是很沉重，他走上前，跪倒在地久久地不起来，眼泪汹涌而下，泣不成声。

在宋书恩的记忆中，爷爷是个和蔼而平庸的老人，他的名字曾经让他感到过耻辱，而童年时候也很少给过他什么温暖，算是没有很深的感情。但宋书恩此时却是那么的悲痛，他突然觉得，就是爷爷，他认为非常平庸而一副奴性模样的爷爷，撑起了这个家——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强大还是弱小，这个家一直都在延续着，养育，亲情，孝道，礼教，等关乎人类繁衍和文明的东西，一直贯穿在漫长而平庸的家族发展史中。

抑制住悲痛的泪水，宋书恩坐下来与大家说话。

奶奶踮着小脚来到他跟前说：“俺三儿哭啥哩，你爷爷他都八十六了，该死了，早晚有这一天，你可别伤心乖乖。”

宋书恩鼻子一酸，眼泪又一次涌出，叫了一声奶奶，却说不成话。

奶奶又说：“孩子跟她妈来了吗？来了？早起吃饭了吗？没吃饭让厨上做点饭。”

爹对奶奶说：“娘，你别管了，我去看看。”

爹拉着宋书恩回家。他问：“爹，我爷爷怎么突然就老了？不是好好的吗？”

“人老了，自然老了，都八十好几了，跟那瓜样，熟透了。那天早上你奶奶叫他，没吭声，一摸，都凉了。”

爹好像并不生气，他平静得就像讲别人的事情。宋书恩哭着说：“这么多年，我们孙子辈的还没有来得及孝顺他，他就老了。”

“心里有就中了，不惹气就是孝顺，他也没想过让你们怎么孝顺他，你也不用那么想。别哭了。”

顿了顿，爹又说：“书仲跟书晖明天才能回来，对了，书晖谈女朋友了，还是个城里姑娘，在超市做营业员，五一他带着她回来一趟，我还怕成不了，你大哥那年带回来那个，一转眼跑了。书恩你说书晖这事能成吗？”

“应该没问题吧，书晖也是高中毕业，有点文化，爹不用担心他找不来媳妇。”宋书恩说，“立志跟立玉都好吧？去上学了？”

“嗯，俩孩儿都可乖，就是学习成绩一般，像你大哥。”

宋书恩从钱包里拿出1000块钱塞给爹，说：“你也买几件衣服，光舍得给他们花钱。”

“我有钱，你刚到省城，花销也大，别老想我。”

刘明理带着儿子石梁过来了，人还没到，就大放悲声：“孩子他爹，我和儿子来看你了——”

“爹呀——”石梁哭起来。

祭奠完了，亲人们收住泪，齐往外走。丹红忽然又拐了回去。

“丹红！”娘喊着，站下来。

“姐！”二小喊一声，扭脸追了过去。

丹红回到大小坟前，站定了，小声说：“大小，亲哥哥，梦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你想我了。可我想你的时候你知道吗？再给我托梦的时候，你千万别忘了告诉我，你是怎样知道我想你的！啊？”二小嘴一咧，哇的一声又哭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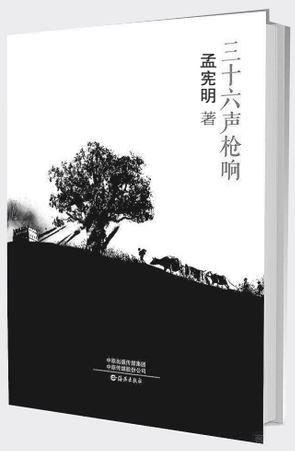
乡亲们背着包袱，扛着粮食，牵着牛羊，扶老携幼，走出村子。

王疙瘩老汉背着吃的。疙瘩奶奶抱着她仅剩的那只芦花老母鸡。

二小背着包袱，牵着他的“花脸儿”。课本不安分地拍打着他的身体。

田贵挎着个篮子，抱着他的小羊羔，走一段，就放下来让它自己跑一段。“花脸儿”在前边走着，不时地叫唤几声。

高峰山牵着白犍牛，精豆儿和水花坐在牛背上。两头黄牛跟在后边。



牛脖子里挂着两个包袱。高妻挎了个小包袱，一路小跑地追在后边。

石梁背一个大包，手牵着母羊，两只小羊调皮地追在后边。

魏兰英和丹红、刘明理挎着大条篮子，用床单或者衣服盖着。

胡队长和小傅、小沈等几个战士背着枪追过来。小傅扛着刚缴获鬼子的歪把子机枪。

“老高，兰英！”胡队长在后边喊。

高峰山和魏兰英站下来。

胡队长等战士们跑步上来。

胡队长说：“老高，兰英，上级决定，把刚刚缴获鬼子的枪支，再发给狼牙口村民兵队三支。每支五发子弹！！”

高峰山们一阵激动。

胡队长一扭身，从背上摘下来一支，郑重交给高峰山，说：“高峰山同志，组织决定，把这支枪授予你！”

高峰山连忙接住：“谢谢，谢谢！小鬼子再来欺负人，我可要用枪教训他了！”

胡队长喊：“小沈！”

小沈走上前，把背上的三支枪拿下来一支。

胡队长接过来，郑重交给魏兰英，说：“魏兰英同志，组织决定，把这支枪授予你！”

“谢谢胡队长！”魏兰英一脸郑重。

小沈又递来一支，胡队长接过来，郑重交给刘明理：“刘明理同志，组织决定，把这支枪授予你！”

“谢谢胡队长！”刘明理挺起胸膛。